

作为一部地方性特征显著的小说，《繁花》最引人注目之处，或许还不在于小说中精心勾勒的上海地图与空间内景，而在于字里行间洋溢着沪上风情，以及令人唇齿生津的上海方言——准确地说，是经由金宇澄精心改良过的上海方言。

方言写进小说，大概有两种极端：一是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，原汁原味将口语化成文字，神韵当然饱满，但对方言区以外的读者是莫大的挑战；一是李劫人的《死水微澜》，将方言高度抽象，变作无形的运字机巧，方言区以外的读者看来是明白无疑的白话，而四川人读来则处处有川话的活泼。《繁花》中金宇澄对上海方言的改造，介乎韩邦庆与李劫人的两极之间。他曾以人称代词为例说明《繁花》中沪语的运用：“《繁花》没有‘你’字，就是上海话‘侬’，有用‘依’的地方，我改为直呼人名，上海人的习惯，可以直接指名道姓，这就是上海话的真正特征和色彩，与北方不一样。虽然读者都知道‘依’的意思，但是在读感上，在书面上，我认为太有地方色彩，出现率高，担心外地读者有障碍，想想看，一本书翻开，到处是‘依’‘阿拉’，再比如‘嗲’就是‘你们’，纸面上那是什么感觉？”金宇澄弃用沪语最具辨识度的词汇，但并不放弃方言的形式规则，而是透过一般对于上海话的认知，寻找它更为本质的特征，用特殊的词法搭配与句法构造，乃至标点符号的活用，营造专属于上海的语言魅力。这样的语法策略，既确保了语言的异质性，又提供了沟通的便利，而其实对于上海话本身，也未尝不是一种重新发现。

经由如此煞费苦心的锤炼，金宇澄当然可以放心地让语言汪洋恣肆，《繁花》因此堪称汉语小说中最众声喧哗者之一：有多少小说敢于像《繁花》一样，让它的人物们如此喋喋不休？一次又一次的街头闲谈，暗室低语，以及似乎永无休止的饭局，话赶着话，一句往东，一句向西，甚至刚刚说出一个词就被打断，看似不断旁逸斜出，其实句句曲径通幽。这些连篇累牍的对白，简直构成小说的主体，淹没了叙述者的声音，却绝不显得喧宾夺主，也丝毫不曾阻滞小说的速度。

《繁花》当中其实并非绝对不出现上海方言词语，只是这些词语看似游离于叙述之外，容易被忽略。小说第一章，小毛买电影票回来经过理发店，王师傅让小毛帮打开水，引出一段理发店里的术语解说：“理发店里，开水叫‘温津’；凳子，叫‘摆身子’；肥皂叫‘发滑’；面盆，张师傅叫‘月亮’；为女人打辫子，叫‘抽条子’；挖耳朵叫‘扳井’；挖耳朵伙，就叫‘小青家伙’；剃刀叫‘青锋’；剃刀布叫‘起锋’。”这些生僻词语，较之普通话的习惯用语远为活灵活现，不仅记录下一个逝去时代的声音记忆，而且将词语所指涉的形象与动作呈现眼前。而小说反复暗示王师傅是苏北人，说苏北话，则或许这些词语更表征着方言的交流



融合，以及背后的人口迁徙，也未可知。

如果说，《繁花》中的上海空间因为贮存了记忆、情感与意义，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方法，那么这些沪语方言词语，同样通向时间的深处、纷纭的人们、林林总总的故事。这些饱含记忆的词语，或许的确令金宇澄念兹在兹，不能或忘，因而必须用解词的方式撒落在叙事的空隙，以期有人借此打开封存已久的往事。而除此之外，金宇澄始终如前所述，恪守自己的用语原则，不以沪语设置阅读屏障，保证小说充足的开放性。金宇澄所希望捕捉的，并非上海方言的表象，而是内在的神韵。因此若要理解上海方言何以能在《繁花》中成为一种叙述方式，也必须从其内在神韵着眼。而对这神韵的最好概括，大概就是小说中出现 1300 余次的“不响”二字。连金宇澄自己也说，“上海读者看到‘不响’，应该会心一笑。这两个字，上海人每天无数次使用，天天挂在口头，描述身边人，领导、父母、朋友对某事的态度，比如‘我讲了半天，领导不响’，即领

导不同意、不开心、不表态，或者没精神，肚子里打小算盘，是最具上海特色的语言，比‘阿拉’‘依’之类，更有上海标识性。”

400 多页的小说，平均每页要出现 3 个“不响”，如此扎眼的高频词汇，敏锐的评论者们当然早已将之讨论得快成陈词滥调。但参照金宇澄本人对“不响”的发言，或许仍有必要更为明确指出的是：“不响”绝不仅仅是一种“留白”的修辞技术，以沉默表达尴尬、不悦、茫然等种种情感或情感的复合交叠；作为上海方言中最具标识性的词语，“不响”或许更表征某种上海的典型性格。阿宝面对李李，或康总面对梅瑞，尽管内心未尝不心猿意马，但是与常熟的徐总不同，一旦女方主动示好，阿宝和康总总归是“不响”，这当中就有一种上海人的谨慎、内敛与世故。而同为上海人的，除了小说里的阿宝们，还有一个小说外的金宇澄。题在扉页的那句“上帝不响，像一切全由我定……”，在脱离了小说中的具体语境之后，似乎也在提醒我们，作为这部小说的造物者，金宇澄也必将使他“不响”的上海性格，作用于小说的叙事层面。

“不响”当然并不是真的沉默，阿宝们尽管“不响”，尽管情绪纷乱难以名状，但读者却能心知肚明，靠的是隐曲的暗示。因此“不响”不是不说，只是不直露地说。于是我们便在《繁花》中不断看到吞吞吐吐、以退为进、借此说彼、一语双关。钟大师预言陶陶必因女人引火烧身，这谶语最终落在小琴身上，但金宇澄却有意写出一个藩籓引人注意，令读者与陶陶一起，不知不觉落入小琴的圈套。汪小姐首度出场，与老公宏庆为生二胎争执口角，是谁都不会注意的闲笔，直到最终她因借种生子而陷入困顿，才让人恍然记起当初这一幕。而江南春游，她有意诱引康总与梅瑞勾搭成奸，后来倒是她自己被李李献给常熟徐总，正是相映成趣，因果循环。梅瑞先与沪生恋爱，后移情沪生的朋友阿宝，复又勾搭有妇之夫康总，到最后和自己的继父香港小开鬼混在一起，层层铺垫递进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毁灭。《繁花》中那些混乱交织、大同小异的情感故事，依靠金宇澄如此这般的巧手安排，才变得花团锦簇、精彩纷呈。而在小说的另一支线索叙述中，金宇澄写尽混乱世相，却独独不曾正面书写对于上海青年而言最为痛苦的上山下乡。无论大妹妹的发派安徽，还是妹华的远嫁吉林，都是旁敲侧击，一笔带过。金宇澄自己也表明：“这部小说所写的上世纪 70 年代，其时我并不在上海，身在几千里以外的东北，但我拒绝在小说中写东北这一块……”其实哪里是不写，而是早在“革命”发生的前夜，金宇澄便以阿宝、蓓蒂与阿婆的绍兴还乡之旅，将上海知青面对荒野乡村所感到的震惊与绝望写了出来。

这种种笔法，在中国传统小说的评点中有个术语，叫作“草蛇灰线”。在《繁花》的跋里，金宇澄申明态度，立意要沿着话本这道旧辙，去探究“当下的小说形态，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，会是什么”。然而中国传统小说的遗产多矣，何以单单发扬这一支？或许并非金宇澄选择了这种形式，而是这种形式选择了金宇澄。正如并非我们在讲述语言，而是语言在讲述着我们。

志方兄是个热心人，我写了本小书想请贾平凹先生题写书名，他二话不说，又搭时间又搭运费，帮我精心张罗。我在书友圈

看到很多人也得到过他的帮助。我收藏文艺工作座谈会签名封，他又请贾平凹、曹文轩、高洪波等老师为我签封，丰富收藏。他知道我喜欢文人书法，帮我求购到马识途、陈彦、高建群等作家墨宝。难忘的是，他还专门将我带至高建群老师工作室喝茶。此事于他而言是件小事，但对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，能与“陕军东征”代表人物畅谈半日，实在是莫名幸运的事。他把这件事写进了书里，所以我相信他写的每一个故事，相信他每个故事后面所包含的真情，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，AI 永远无法替代写作，因为它不具备真情。

当然，以上都是我的粗浅的理解，书里共有《文事》《藏趣》《侧写》《随记》《书话》五个部分，它们串起了志方兄丰富的业余生活和兴趣爱好，让我领悟到了西安这座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跃动不息的文化脉搏。

# 悦读空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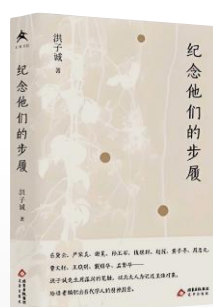
2026年5月13日 星期三  
责编：赵命可 美编：刘雯 校对：梅莹 金苗  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艺术报

## 新书推荐

### 《纪念他们的步履》



作者：洪子诚  
出版社：天津出版社  
出版时间：2026年4月  
定价：49.00元

《纪念他们的步履》是洪子诚先生怀念旧人的一部散文集，本书不仅是对逝去与健在友人的深情回想，而且是一次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学术评价。书中收录了 21 篇散文，主要致敬了北大中文系的 5 位先生——乐黛云、谢冕、严家炎、孙玉石、钱理群，同时也深情描绘了丸山升、木山英雄、黄子平、戴锦华、孟繁华、曹文轩等海内外学人的风采。

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，细腻刻画了这些学者在时代洪流中的学术耕耘与人格魅力。洪子诚的回忆散文，不是简单地讲述过去的故事，更在于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洞察，可以说通过个人的生命轨迹，折射出当代文学学术史。

### 《济慈诗全集》



作者：约翰·济慈  
翻译：秦立彦  
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  
出版时间：2026年4月  
定价：138.00元（上下两册）

《济慈诗全集》为依据权威底本的济慈诗歌中文全译本，上下册共 856 页。本书完整收录济慈全部诗作，涵盖经典颂诗、十四行诗、抒情诗与叙事诗，按时间顺序排列，从中可见济慈的诗歌创作轨迹。译者秦立彦的另一身份为诗人，力求在译本中结合诗人灵性与学者严谨，既忠实于原作的音乐性与意象密度，又以中文诗性语言重塑原诗，在“格律”与“自由”之间寻找精准的平衡。

### 《真水无香——我生命中的鼓浪屿》



作者：舒婷  
出版社：作家出版社  
出版时间：2026年4月  
定价：68.00元

《真水无香——我生命中的鼓浪屿》是朦胧诗派代表诗人、《致橡树》作者舒婷的经典散文集，也是一部以故乡鼓浪屿为核心，写给故土、亲情与岁月的温情独白，被称作“带有自传色彩的鼓浪屿方志”。全书共分为五辑，从海岛日常、生灵百态、草木风物、家族印记到故人往事，全方位勾勒出鼓浪屿的乡土人情与岁月变迁。舒婷摒弃诗歌的凝练含蓄，以清朗质朴、细腻温润的散文语言，将个人记忆、家族过往与海岛历史融为一体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却满含真挚炽热的情怀，既写出了鼓浪屿的诗意与烟火，也道尽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通透，是诗人对故土、人生与时光的全面梳理与深情回望。

## 雅趣藏三“真”

○ 凌峰

《雅趣藏真》的雅趣里面藏着“真”。藏着哪些真？真人、真事、真情！首先藏的是真人。

志方兄写了自己的爱好，足球场上一脚球没碰到的尴尬，收藏中因信任而错过真品的遗憾，在文学创作中从不自信到努力探索的坚持。也写了对梦境的理解、减肥的艰难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娓娓道来。人贵真诚，真诚包括揭丑，志方把一个真实的自己推到读者面前，说：看吧，这就是我，真实的我。

志方也写有故事的人，作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收藏家，大部分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他们是中国文坛里最闪亮的星，有些可以说是行业的泰山北斗。人们崇拜偶像，这个本无可厚非，我没想到志方兄还给很多收藏故事的人画了像：魏峰、周正旺、徐增……他们很多也是我的朋友，有些好像还是志方推荐的。我的收藏也在大家的帮助下有了进步。也许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和追求，或者还有一点使命，让我在阅读时感同身受。

第二个藏的，是真事。对读者来说，书里的很多大咖，都是活在闪光灯下、新中国文学史里的人。他们的故事，如果是专业作家来写，总免不了有相互“抬轿”的嫌疑。可如果是纯粹的读者来写，又会由于和作家的距离，而写不出作家的“人气”，他们描写的又是另一个认知里的“作家”。如果说把这两种人一个比作在圈子里，一个比作在圈子外，志方兄就是那个圈子上的人，往里一步是作家，往外一步是读者，所以他写出来的故事，接地气、有人气，又充满着才气。当然更重要的，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如假包换的真事。

如果仅写真事，那就是纯粹的日记或会议记录了。但我从志方兄的书里，又读到了藏着真情。

